

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专家组为现代快报独家提供

七篇高分记叙文告诉你：小故事往往胜过大道理



快报助你圆梦

今年高考作文,江苏三分之二的考生都写了议论文,但最拔尖的几十篇优秀作文中,却大多数是记叙文。少数人的选择赢得了阅卷老师的一致肯定。江苏省高考作文阅卷专家表示,要通过《现代快报》,向江苏高中师生传递一种信息,一种期待,一种恳请:高中作文教学,多关心一下记叙文吧!在这里,刊登的是江苏今年高考7篇优秀的记叙文,相信读者都能在这些平实、生动的文字中找到共鸣。

组稿 现代快报记者 俞月花 黄艳

2015年江苏高考作文题

根据以下材料,选取角度,自拟题目,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;文体不限,诗歌除外。
智慧是一种经验,一种能力,一种境界……如同大自然一样,智慧也有其自身的景象。

阅卷人语

记叙:着眼于小人物、小经验、小升华、小智慧

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、人们愈加不眠的今天,让高考学子对“智慧”进行思考,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启示意义。

“智慧”的特质是:善、活、妙。“善”是智慧的出发点,不善的经验、能力、境界只能产生“奸诈”和“狡辩”。“妙”是智慧的归宿点,它令人惊叹:多么巧妙,多么美妙,多么圆满,多么通达!“活”,是这两点的连结和必由之径,没有“活水”的淘洗和推进,经验、能力、境界永远不能更生,只能老去;这种“活”,表现为一种灵气,一种悟性,一种敏锐,一种创新。

此次作文考试,不要求考生对上述种种全面把握,能从其中一点突破即可。不论是议论性文体,还是记叙性文体,都期望考生写“活”,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。

本阅卷专家组,通过今日《现代快报》,向江苏高中师生传递一种信息,一种期待,一种恳请:高中作文教学,多关心一下记叙文吧!

以往许多年,江苏省乃至全国的高中学生,多在语文老师的引导下集体扑向“议论文”写作,据说是因为议论文好教好学,有“模板”好套,有格式可循,而且高考时可拿“保险分”。错了!这种僵死的议论文程式,只能使临场作文更加“大路货”,数十万人集体撞车,考卷上尽是“公理”“常理”“大道理”,既不“分解”,又不“剖析”,以“叙”代“议”,不究“为什么”,全无“论证”的味道!如今是“电脑阅卷”,一篇高考作文由数位老师“背靠背”审阅,还有组长复查,还有专家组抽查,在江苏还有一支“火眼金睛”的“作文阅卷别动队”,将已经阅卷的许多试卷再审查,优劣自现,谁能蒙混过关,获取“保险分”?

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回忆道:“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,前后至少有一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

上面……我自知得不偿失。”

为什么?

因为中学生年纪尚小,未出茅庐,对复杂的人情事理缺乏分解和剖视的能力,逻辑思维相当薄弱,故多数人不懂“议论”。哲学家说得好:人的认识总是从“感动”到“理性”。

然而,中学生有自己的“先天”优势,那就是感性丰富、形象思维活跃。他们有“无忌”的童心,热情扫描现实世界的清澈的少年眸子,许多被成年人看惯了、看麻木的东西在他们的眼里却熠熠生辉、大有意味。“城南旧事”,若不借助那位小姑娘好奇的目光来漫游,恐怕就味同嚼蜡了!此言,已见诸往年媒体,今年再次强调。

说回来,且看今年江苏省叙写“智慧”的临场作文。

严格地说,让十八岁左右的高三学子写关于“智慧”的记叙文,是不可能笔墨投向为多娇江山竞折腰的“风流人物”的,他们处于寻常巷陌,无法接触到那些具有“济苍生、安社稷”大智慧的英雄人物。不了解人物的细节,焉能胡编?除非写“故事新编”,如当年那篇极具轰动效应的《赤兔之死》。毋庸我们提倡,今年的临场记叙文自然而热地,不约而同地投向了“凡人小事”,那些“更行更远还生”的原上小草、野茅。

我们阅卷人承认并欢迎考生们写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“小智慧”。小智慧是十分可爱、最可珍惜的,是它们默默地无声地成就了那些转乾坤的“大智慧”。

凡是写得好的记叙文,均在生动描述“小经验”“小能力”“小境界”的基础上,揭示“小升华”、迸发“小灵感”,展示“小美妙”。今年作文命题,将已经阅卷的许多试卷再审查,优劣自现,谁能蒙混过关,获取“保险分”?

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回忆道:“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,前后至少有一十年的光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

1 王大爷的早餐店

我住在一个有些年头的小区里。住在老小区的好处就是——你知道小区里哪个店铺里的东西好。

我知道王大爷卖的早饭很好吃!王大爷的小店里总是挤了很多

人。远远的只能看到雾气把小屋子填得满满的,溢到外面来。也分不清朦胧中哪些是人,哪些是桌。

“王大爷!老样子来一份儿!”进门的人大多要喊这么一句,就像打招呼一样点一份早饭,然后就坐下来跟经常碰面的“早饭友”开心地交谈。等到王大爷把东西稳稳地放在他面前,他就开始边吹边吃,满脸幸福的样子。不消几分钟,他就要向在座的告别“你们慢吃”,再给王大爷来个预订:“我明儿还来啊,您忙!”然后快步走了——去上班。

王大爷性格特别好,讲话和气的还很爱聊天。笑眯眯的,我甚至觉得他的皱纹都特别可爱!他的店面小,装修也比不上别处的快餐店,桌椅因年长的油灰显得发黑,墙也因水汽有些地方脱了墙皮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在这吃粥吃茶叶蛋。好像有了王大爷在,早饭就很好吃,卫生就能保证似的。事实也的确如此!

2 左手羹叉,右手笔杆

爷爷的手,拿得起羹叉,舞得了笔杆。

爷爷是一个农人,他常常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却从没有过“草盛豆苗稀”。因为他精通耕种之道,不惰不懈;最重要的是,他施用农家肥。每天晨曦初露,爷爷便背一竹筐,操一羹叉,游走于村头巷尾,收拾牲畜秽物。及至天一放亮,村郊不上下地被飘来的炊烟裹住,爷爷就回家。奶奶捏好了早饭,小米粥、馒头、青椒、拍黄瓜!呼噜呼噜吃完,顺便踢走死缠脚下的巴儿狗……偶尔奶奶也夸一夸爷爷捡来的大粪:“这肥好,臭!”老头大大对视一眼,笑了。

爷爷曾是个大学生,当官的,有过出息。大爷爷共有六子,本来都该安安分分做个小农民,但爷爷不。他天分异禀好,私学,中学,及至大学,都是一路直上。后来当了小官,虽不大,但在镇上也算是有点有脸了,在村里更是红极一时。眼看升

3 智慧,就藏在房间里

妈妈对爸爸的评价:平时挺精明,一到钱上就犯浑,只知道乱花钱,败家。

可不是?打我记事起,买房子、搬家、卖房子就成了常态,少说也换了四五六个地段。若家底殷实就可说,咱家可刚达小康。几番折腾下来,已经举了不少外债。

爸爸和财务打了几十年的交道,跟客户谈账目时几百万的数目也得精确到个位,如此细致的人儿怎会连家底的存款、经济状况都不清楚?莫非真如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,对外精细了,对内就糊涂?我有些不明白。

不过细想想来,爸爸几次一意孤行决定买下的房子,其位置都点名堂。譬如上小学一二年级时,我家的房子择在镇中心,虽然位于中心,却拥有罕见的静谧,大概是与喧嚣马路隔着几幢楼房和一片树林的缘故吧。看着远处人来车往纷杂不已,耳畔却时常听见群鸟啾啾地在欢腾。年纪尚小的我,不懂得“大隐隐于市”,却在这明媚的阳光中领略到静的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唯一一次让我对新居,便是高中时代的房子,为了延续初中的传统,父亲仍在学校旁边找了间房。但我搬进去一看,却比初中的更狭小、更简陋,网

吃客们有周末不肯做饭的,也跑来吃早饭。这时就少不了王大爷爽朗的笑声了。

“王大爷,店面不租大点我们要站外面吃饭啦!”

“哈哈,我给你们搬个小凳坐外边吃!哈哈……钱全给你们做粥吃了,哪有闲钱啊?”

对,王大爷的粥里头有肉,价格还不贵哩!难怪,难怪!

“那你提个五毛一块的价,我们还能不来啊?”

“不行不行,都是好多年在这吃的老邻居了!我老王别的不敢说,良心还是有艺的。多亏你们养着我哩!哈哈,我老头子亏得有你们陪着解解闷呢。”

“那大妈呢?”我这个心直口快的傻孩子没忍住就问了出来。我发现周阵阵笑声从街角这家小小的早餐店里传出……

点评:本文写小区里一位卖早餐的老人。老人多年来支撑一间简陋的早餐铺子,全心全意地为邻居们服务(善)。文章写到来忽然点出这位老汉早已失去老伴,贫寒而又孤独。他没有消沉,而是用精心制作早餐来“团结”邻居们的欢声笑语和质朴真情,他活得有滋有味了。这种“圆通”和“豁达”,乃是“活”用小经验、小能力而展示出来的小智慧,富于启示,全文也就静悄悄地与“智慧”水乳交融了。



总会拿他喜欢的文人汪曾祺做例子:“你看啊,老汪这人写文章写得极好。俗而不仄,多而不滥。为啥?他虽是文人,却也近于农人。勤恳、淳朴、达观。”我点头:“是啦,他也掏过粪,而您又爱粪。又都是执笔之人,又都上过大学。您和汪先生差不多嘛!”爷爷很得意的说法,却仍摆手不赞同:“有一点不一样,他种地不如我。”奶奶看我们爷孙俩笑闹,总是很无奈,叹道:“这老头子。”

我不知道我何时会有这种高度,更不知道爷爷眼里的世界是怎样,但我深知,爷爷表现的那些,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羹叉和笔杆共存的境界。

平淡而知足,是爷爷的智慧。

点评:本文有着淡淡的传奇色彩,爷爷的“夫子和”和“农人味儿”天然融合,妙趣横生。有些笔墨十分精彩,如奶奶夸爷爷捡来的大粪:“这肥好,臭!”又如邻居夸爷爷的墨宝:“这字儿好,真黑!”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唯一一次让我对新居,便是高中时代的房子,为了延续初中的传统,父亲仍在学校旁边找了间房。但我搬进去一看,却比初中的更狭小、更简陋,网

络、电视全没有,平日用来消磨时光的手机也只好交出;高中三年的色调,变得乏善可陈。听着我倾诉满腹牢骚,爸爸只在旁呵呵一笑,说:“现在啊,还是艰苦点吧。”说来也怪,一些过去的朋友遇见了新居,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4 写作的智慧

这大概是最后一次,在方格纸上写下规定字数的文章。

已经太久了:不曾有横条纹的周记本上,写下两或三行的只言片语,或动辄两三百页的态度文字。

还记得考前,语文老师用黑板擦打着黑板,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“作文拿高分的智慧”。无非是开头引用名人名言,观点鲜明,事例翔实,等等。

是的,这样的“智慧”我都懂,能让我拿高分的“智慧作文”也不应排斥。毕竟,经验和能力也是智慧的起点。

然而,我总是不屑。不要真情实感,不需形式创新,只需把大段捣烂如泥的“王开岭”、“史铁生”、“周国平”们注入固定模板,便会催生大批身穿统一制服的克隆军团。此乃应试教育下的集体分泌物。

在作文纸上,索尔仁尼琴已将古拉格群岛控诉了千万次,“全俄国最好看的霜”已成为令人作呕的白色凝结核。屈原已拒绝再投江,海子思索还要再卧轨多少次。

这样的智慧,不要也罢!

真正的写作智慧,应拥有大自然般的天然气象,是超越了经验和能力的升华,是“我手写我心”的了然境界。这智慧,是汪曾祺式的“士大夫清韵”,是张爱玲市井小民的絮叨,是余光中式的精巧瑰丽,是优美词句背后的郁郁文气、坦率心性。

时间不多了。我周围的考生,应该在最后一段说理了吧?若我一开始便选择了中规中矩的议论论,此刻,理当安心而又机械地援引着最后一个例证了……

可惜今天,在高考考场上,我没有。我不后悔。我想写幼年的玩伴,夏蝉歌咏的少年梦,白衣黑裙的青春特写,高考重压下偶尔的灰心失意,啼鸟微笑的坚强。我想写平凡生活里的细微感动,就算是议论文吧,我也想拒绝炫目的名言和事例,静静地用质朴的语言说清内心的所思与所悟。

对不起,老师!您教的那些智慧法宝,我今天一概没有用上。

因为,我已明白了何为真正的写作智慧。

真正的写作,是在高考考场上押下没有退路的倔强开头的勇气。

真正的写作,是抛弃成规通法,以真情入文,以实感动人的自觉。

真正的写作,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的烂漫才华。

真正的写作,是捧出一颗至诚之心的赤子纯真。

谢谢你,智慧自身的大景象。这最后一次写800余字,我终于没错过你。现在,交卷。

点评:此文是考生临场就地取材之作,颇为自信,相当潇洒。对缺乏智慧的高考作文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卓见,巧妙地融进了考场上的起伏思潮。作者估计到今年高考作文“周国平”们会纷纷注入固定的模板,甚有先见之明。我们阅卷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,故戏言:“今年大唱‘三国志’——周国平、汪国真、王国维!”

点评:本文有着淡淡的传奇色彩,爷爷的“夫子和”和“农人味儿”天然融合,妙趣横生。有些笔墨十分精彩,如奶奶夸爷爷捡来的大粪:“这肥好,臭!”又如邻居夸爷爷的墨宝:“这字儿好,真黑!”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5 瞳孔之内

现在,离我两米之外,监考老师低着头不知在做啥。但我知道,本人的一举一动都进入了他的瞳孔。原先就紧张的我,手心变得更湿。

我的双眼紧盯着题目,大脑却不配合,本来尚算平稳的呼吸突然滞了一秒。然后,我如同一个快要窒息的人突然又被松开脖子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怎么办?想起老师在考前给我们鼓励,说高考语文卷的设计,一定能充分展现考生的智慧。可我觉得可怕的非眼前这张正反六页的卷子,而是一双眼睛,就在我的前后左右:抬头时,但见它平静地扫描;只要一低头,它就隐隐约约地向我投射表意不明的目光。

我成了楚门,只是遍布在我四周的,不是针孔摄像机,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细胞构成的眼,它才是最复杂的监视器。

我胆战心惊,却还要装作无事的样子。抖着手做完论述类试题,目光

转投到了作文。

智慧?智慧的景象?智慧的境界?那个监考老师,又在窥视我,他该看出了我的无措,给我的焦虑加了一剂猛药:“同学们,要规划好作文的时间啊!”

就在我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,另一个监考老师将窗推开了一个小缝,风丝丝地飘进来。我眯了下眼,她的瞳孔里,有一线柔和的光。兴许我冷静下来,他,他那眼并不怎么可怕了。

好像,背后的那些眼一时间已经隐去。

十次深呼吸,我要与自己对话。其实,我本就知道,每个人都活

在别人的瞳孔里,虽然不像楚门的世界,每个表情,每句话都有剧本,可我们真真是在别人的瞳孔里演着人生

之谈。不要着急,也不必时不时的去看。待到鸟雏子过江了,躲的,藏的,虫们都会溜出来。用纸盒子小心翼翼地收好,放到远远的一处荒田里去。

踩死它?哪能呢!庄稼人讲求佛性,相信生死来去自然,打搅不得。奶奶年纪大了,却不忌痒生死。“七十二,八十四。阎王不请自己去。”耕作了一辈子,奶奶竟有些看淡生死的大智慧了。

小孩自然没有这般境界。从桑叶腋间坠出的桑树果子,一大把一大把的,由青雪青、黄澄澄、红扑扑、紫莹莹,变得晶莹剔透,乌紫乌紫的,像黑玉。桑叶伸伸展展,柔柔清清凉凉在底下荫着凉着偷乐。小孩真馋!一个小孩像猫一样攀上树,吊弯树枝,底下的小孩便忙着摘桑葚。吃到嘴唇唇发紫,被妈妈拖着去河边洗。小孩也不忘摆摆自己的聪明。

“芒种”这个词真好听。

大约在六月份,草地里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。这种发现,谈不上智慧,只是一种经验

点评:清澈、活泼、优美,是一篇礼赞农家智慧的晶莹剔透的叙事性散文。可贵!

6 农之月令

汪曾祺先生写过《葡萄月令》,似乎只要缀上“月令”一词,便可以附庸先生的风雅,也能智慧一回。昨天是芒种,蚕老麦黄一伏时。庄稼人是要有智慧的,什么时候播种,什么时候收获,得有讲究,乱不得。

惊蛰了。

“惊蛰”怎么看都是欣欣向荣的一个词。庄稼人要抽出时间“松土”,憋了一个冬天的黑土地,已经等不及了,急着出来透气。春耕开始了(也有春分的说法)。

从清明到端午,庄稼人就一直忙。浸稻芽,做秧秧,收油菜,育蚕种,讲究的就是一个“次序”。这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规矩,几千年耕作经验的积淀与升华。村中,要每家每户地仔细叮嘱。

“芒种”这个词真好听。

大约在六月份,草地里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。这种发现,谈不上智慧,只是一种经验

点评:清澈、活泼、优美,是一篇礼赞农家智慧的晶莹剔透的叙事性散文。可贵!

点评:本文有着淡淡的传奇色彩,爷爷的“夫子和”和“农人味儿”天然融合,妙趣横生。有些笔墨十分精彩,如奶奶夸爷爷捡来的大粪:“这肥好,臭!”又如邻居夸爷爷的墨宝:“这字儿好,真黑!”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转投到了作文。

智慧?智慧的景象?智慧的境界?那个监考老师,又在窥视我,他该看出了我的无措,给我的焦虑加了一剂猛药:“同学们,要规划好作文的时间啊!”

就在我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,另一个监考老师将窗推开了一个小缝,风丝丝地飘进来。我眯了下眼,她的瞳孔里,有一线柔和的光。兴许我冷静下来,他,他那眼并不怎么可怕了。

好像,背后的那些眼一时间已经隐去。

十次深呼吸,我要与自己对话。其实,我本就知道,每个人都活

在别人的瞳孔里,虽然不像楚门的世界,每个表情,每句话都有剧本,可我们真真是在别人的瞳孔里演着人生

之谈。不要着急,也不必时不时的去看。待到鸟雏子过江了,躲的,藏的,虫们都会溜出来。用纸盒子小心翼翼地收好,放到远远的一处荒田里去。

踩死它?哪能呢!庄稼人讲求佛性,相信生死来去自然,打搅不得。奶奶年纪大了,却不忌痒生死。“七十二,八十四。阎王不请自己去。”耕作了一辈子,奶奶竟有些看淡生死的大智慧了。

小孩自然没有这般境界。从桑叶腋间坠出的桑树果子,一大把一大把的,由青雪青、黄澄澄、红扑扑、紫莹莹,变得晶莹剔透,乌紫乌紫的,像黑玉。桑叶伸伸展展,柔柔清清凉凉在底下荫着凉着偷乐。小孩真馋!一个小孩像猫一样攀上树,吊弯树枝,底下的小孩便忙着摘桑葚。吃到嘴唇唇发紫,被妈妈拖着去河边洗。小孩也不忘摆摆自己的聪明。

“芒种”这个词真好听。

大约在六月份,草地里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子。这种发现,谈不上智慧,只是一种经验

点评:清澈、活泼、优美,是一篇礼赞农家智慧的晶莹剔透的叙事性散文。可贵!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上初中时,爸爸看上了一处邻近学校的房子,地理位置虽然不错,价格却出奇地高。大概把家里百平米的老房子卖了,再垫点钱,才换得那六七十平米的新居。那关口,爸爸打开家里的存折算了一下,又带着笑容对外借了点钱,就飘飘地将钱交给了房主,全然不顾一旁闪着噱人目光的妈妈。后来的日子,我们一家过着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光。但多亏了这一决定,每逢冬季,我不必在寒风中赶路,继之人的支气管炎不再发作,平安地度过了初中三年。整整三年。

我想,妈妈评价爸爸“花钱发昏”,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,这种行为如今看来却蕴有某种智慧。只不过,这智慧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里的某处罢了。

点评:纯然是小學子的切身感悟。孟母曾经“三迁”,老爸为孩子求学也来了个“三迁”,迁出了性格,迁出了无声的大爱。这种智慧,旁人难悟,只有小作者悟到了:它被爱包裹起来,深深地、悄悄地藏在这房间的某处罢了。

美好,收敛了顽皮和野性。

转投到了作文。

智慧?智慧的景象?智慧的境界?那个监考老师,又在窥视我,他该看出了我的无措,给我的焦虑加了一剂猛药:“同学们,要规划好作文的时间啊!”

就在我觉得快要爆炸的时候,另一个监考老师将窗推开了一个小缝,风丝丝地飘进来。我眯了下眼,她的瞳孔里,有一线柔和的光。兴许我冷静下来,他,他那眼并不怎么可怕了。

好像,背后的那些眼一时间已经隐去。